

郭店《老子》甲組 21 號 簡有關異文的解釋

鄔可晶

提 要

郭店楚墓所出《老子》甲組 21 號簡之文，既見於今本《道經》第二十五章，又見於西漢早期的馬王堆帛書本、北京大學藏西漢中期竹簡本《老子》。各本之間存在不少異文，學者們對此已有許多論述。爲了弄清楚《老子》此章的原意，有必要在吸收各家合理說法的基礎上，對郭店《老子》這支簡的有關異文重新進行解釋。我們的討論主要涉及：“有牯蟲成”的“牯”和“蟲”、“斂繆”的釋讀；“周行而不殆”一句的有無及其含義；是“可以爲天下母”還是“可以爲天地母”。

關鍵詞：郭店簡 《老子》 “道” 異文

上世紀 90 年代，湖北荊門郭店 1 號楚墓出土三組《老子》簡（以下簡稱“郭簡”或“郭簡本”），甲組 21 號簡有一句見於今本《老子·道經》第二十五章的話：

又(有)牯蟲城(成)，先天墜(地)生，斂繆，蜀(獨)立不亥(改)，可以爲天下母。……(下略)¹

¹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4、112。

湖南長沙馬王堆 3 號西漢早期墓所出帛書《老子》甲、乙本(甲本約抄寫於漢高祖之世,為西漢初年的抄本;乙本抄寫於漢文帝時期,為西漢早期的抄本。以下簡稱“帛書本”或“帛甲本”、“帛乙本”)² 和北京大學近年購藏的西漢中期(約漢武帝或昭帝時)竹簡《老子》(以下簡稱“北大本”)³ 中,也有相應之文。但此語在出土和傳世各本裏有不少異文,有些異文涉及對《老子》文意的正確理解,十分重要,學者們已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我們打算對各家說法擇善而從,並參以己見,為郭簡本與各本的異文作一疏釋。

需要探討的異文,以郭簡本文句稱說,有:“有瓶蟲成”的“瓶”與“蟲”,“斂繆”,“周行而不殆”一句的有無及其含義,“可以為天下母”的“天下”。下面分四節依次加以討論。

一

郭簡的“瓶”字又見於同墓所出《五行》36 號簡(後者原隸定為从“首”。按“百”、“首”本一字)。整理者在《五行》的注釋裏指出,此字馬王堆帛書本《五行》“經”作“漿”、“說”作“莊”,“瓶”當从“月”聲,故可與“莊”等字相通。⁴ 但在《老子》的注釋裏,整理者却分析“瓶”从“百”聲,“疑讀作‘道’”⁵。自帛書以下各本此字皆作“物”,郭簡整理者認為“物”“即指‘道’”⁶。這是他們作出如此釋讀的文義方面的依據。

裘錫圭先生指出,此章下文才說“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引文據今本),“首句如說‘有道混成’,文章就不通了”⁷。裘先生認為《老子》的“瓶”字亦應

2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冊,頁101、149;第4冊,頁41—42、206。關於帛書《老子》甲、乙本的時代,參見同書,第4冊,頁1。

3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95、156。

4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153。

5 同上,頁116。

6 同上。

7 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97。

從《五行》注之說，分析為从“百(首)”、“月(牀)”聲：“依文義當讀為‘狀’。‘狀’也是从‘月’聲的。《老子》第十四章形容‘道’的時候，有‘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之語。‘有狀混成’的‘狀’就是‘無狀之狀’的‘狀’。”⁸ 趙建偉、廖名春先生據“𠄎”从“首”，“表狀貌之義”，認為此字大概就是狀貌之“狀”的本字。⁹ 這些說法都正確可從。

但是，晚近仍有學者或從郭簡整理者之說讀“𠄎”為“道”；¹⁰或在整理者分析字形的基礎上，引古音“幽物通轉”說逕讀為“物”。¹¹ 後來公佈的戰國竹簡中屢次出現“𠄎”字，其在《上博(二)·容成氏》17、39、49 號簡皆用為“如是狀”之“狀”，《上博(五)·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5 號簡用為“氏(𠄎)狀若生”之“狀”，《上博(六)·天子建州》甲本 7 號簡、乙本 6 號簡用為“諸侯食同狀”之“狀”，《清華(壹)·楚居》3 號簡用為“𠄎狀聶耳”之“狀”，《清華(叁)·說命上》2 號簡用為“𠄎說之狀”的“狀”，《清華(叁)·芮良夫毖》11 號簡用為“以暴(貌)其狀”之“狀”¹²，《清華(肆)·筮法》41 號簡用為“上下同狀”之“狀”；在《清華(叁)·周公之琴舞》3 號簡中則用為“日就月將”之“將”，“將”亦从“月(牀)”聲。“𠄎”如从“百(首)”聲，無論讀為“道”還是讀為“物”，上述用例就都講不通。又有不少學者雖同意“𠄎”从“月”聲，但主張在郭簡《老子》中當讀為“象”，“象”、“物”義近。¹³ 從“𠄎”在已發表的楚簡中絕大多數用作“狀”而從不用作“象”的情況來看，“有𠄎”之“𠄎”讀為“象”，顯然不如讀為“狀”合適。¹⁴

8 同上，頁 297—298。

9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成都：巴蜀書社，2011 年），頁 209 引趙建偉《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07。

10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 209 引魏啓鵬《楚簡〈老子〉柬釋》。

11 史傑鵬：《由郭店〈老子〉的幾條簡文談幽、物相通現象及相關問題》，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28—129。

12 “暴(貌)”的釋讀，從陳劍先生說（《〈清華簡(伍)〉與舊說互證兩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5 年 4 月 14 日）。

13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 209—211 引趙建偉、黃錫全、廖名春說，頁 213，“今案”。

14 已有學者指出，郭簡《老子》乙組 12 號簡、丙組 4 號簡各有一個“象”字，甲組“𠄎”大概不會也用為“象”。參見丁四新：《郭店楚竹書〈老子〉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 3 月），頁 176。

裘先生指出“有狀混成”之“狀”即“無狀之狀”之“狀”，這當然是對的。陳錫勇先生說：“‘道’之動而無形、無名，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撫之而不得，恍忽惚恍而無狀無象……惚恍而無狀，故曰‘有狀混成’，是無以名狀者也。”¹⁵指“道”而言的“狀”，其狀實為“無狀”。前面說過，郭簡的“狀”在其他出土和傳世各本中皆作“物”。有學者認為，在形容“道”的狀態的“有狀/物混成”句中，不當稱“道”為“物”，“道乃生物而非物”¹⁶。此說有一定的道理。不過，王弼本《老子·道經》第二十一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帛書本、北大本首句皆作“道之物”。傳世各本首句除有極個別作“道之於物”者外，均同王本。學者或訓“道之物”的“之”為“是”，意謂“道這個東西”，與今本“道之為物”義近。¹⁷此處“生物而非物”之“道”用“物”來指稱，與“無狀”之“道”用“狀”指稱同例。所以，“有物混成”的說法也不是絕不可通。

“道之為物”或“道之物”的“物”，乃是泛稱，跟宇宙生成模式中由“道”所生的“物”是不同層次的概念。但二者都用“物”字，畢竟容易引起混亂。王弼注“有物混成”云：“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¹⁸他把“混”和“成”分開作解，所“成”者為萬物，似少有人相信。王氏“萬物由之以成”的說法，不免讓人誤解為“有物混成”的“物”指“由之以成”的“萬物”。《漢書·班彪列傳》所附《班固傳》引固之《典引篇》：“太極之原，兩儀始分……沈浮交錯，庶類混成。”顏師古注：“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顏氏似已把“有物混成”之“物”誤當作“庶類”（即萬物）了（《典引篇》說“庶類混成”，如確係化用《老子》之文，似班固已有此誤）。如作“有狀混成”，就不可能產生此種歧解。從這一點看，郭簡的“狀”確有優於帛書以下各本的“物”的地方。

15 彭裕喬、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212—213 引陳錫勇《郭店楚簡老子論證》。

16 彭裕喬、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211 引聶中慶《郭店楚簡〈老子〉研究》。

17 參見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29。按：高書認為傳本的“為”字“似為後人增入”，“之”訓“生”較好。（頁330）其說不可信。

18 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62。

郭簡“蟲”字，學者多以為係“虺”之訛體或繁體（《說文·十三下·虺部》“虺”“讀若昆”），從今本讀為“混”¹⁹（帛書本作“昆”，北大本作“綸”。“綸”、“昆”與“混”音近可通。“綸”在《廣韻》等韻書裏有“古頑切”一讀，屬見母；“昆”也是見母字）。但也有學者據“蟲”音而讀為“融”（“融”从“蟲”聲）。²⁰

《說文》分“虫”、“虺”、“蟲”為三字，分別讀“虺”、“昆”、“蟲”音。過去的《說文》學家已指出，“虫”、“虺”、“蟲”皆可用為“蟲”，乃一字繁簡體。從出土文字資料看，“虫”、“虺”、“蟲”也都有“虺”或“昆”音。“虫”本象小蛇之形，即“虺”之初文。殷墟甲骨文中，“有虫(害)”、“亡虫(害)”之“虫”或作“虫”（見《甲骨文合集》23110、《小屯南地甲骨》644。《合集》21825“戊寅，子卜：亡害”之“害”亦作“虫”，但與之對貞的“戊寅，子卜：又(有)害”之“害”，則“虫”上有橫“止”形）。裘錫圭先生指出“虫”有“虺”音，故可讀為“害”，上古虫害甚烈，“‘虫’（害）也許是由‘虫’孳生的一個詞”。²¹《上博(八)·蘭賦》3號簡的“螻蟻虫蛇”，當讀為“螻蟻虺蛇”。²²郭簡《老子》甲組 33 號簡“蟲(裁/蝨)蠱=(蠱虫)它(蛇)弗蠱”，帛甲本作“逢(蜂)徠(蠱)蝦(虺)地(蛇)弗螫”(36行)，帛乙本作“蠱(蜂)瘡(蠱)虫蛇弗赫(螫)”(190下—191上)，北大本作“蠱(蜂)蠱(虺)蛇弗赫(螫)”(48號簡)，王弼本作“蜂蠱虺蛇不螫”。郭簡本、帛乙本的“虫”應即他本的“虺”。²³馬王堆帛書《療射工毒方》（原為《雜療方》的一部分）“令蟻及虫蛇蛇弗敢射”(11/66行)、“即不幸為蟻虫蛇蠱(蜂)射者”(12/67行)，《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注：“虫，此處讀為虺，一種蝮蛇。下一蛇字係衍文。”²⁴皆“虫(虺)蛇”連文之例。帛書《五十二病方·人病蛇不癩》“取蛇兌(蛻)【口】鄉(嚮)者”(152/殘片1)，同篇《頽》則云“【取】全虫蛻一”

19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 213—214 引整理者、丁原植、魏啓鵬、廖名春、劉釗、“今案”。

20 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5。

21 裘錫圭：《釋“虫”》，《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頁 210。

2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圖版頁 99、釋文考釋頁 260。

23 參見陳劍：《嶽麓簡〈占夢書〉校讀札記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 年 10 月 5 日。

24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6 冊，頁 89。

(236 / 223行),《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注云“全虫蛻,即蛇蛻,見《神農本草經》”²⁵。“全虫蛻”既與“蛇蛻”相當,疑“虫”亦讀“虺”。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所收《占書》有“日倍儘”(2092號簡)、“倍蝕”(2094號簡),整理者指出即“倍僑”,古書又作“背僑”、“背穴”等,“儘”、“蝕”當从“虫”聲。²⁶這裏的“虫”顯然也讀“虺”音,所以可與“僑”、“穴”通用。

《說文·十三下·虫部》:“虫,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讀若昆。”《清華(壹)·祭公之顧命》3號簡的“魂”寫作“𧈧”,陳劍先生分析為兩聲字,所从“員”、“𧈧”皆聲,此“𧈧(虫)”即“讀若昆”。²⁷段玉裁在“虫”字下注云:“蟲之總名僞虫。凡經傳言昆蟲,即虫蟲也。”²⁸但“昆蟲”之“昆”,古人一般訓為“衆”,如《大戴禮記·夏小正》:“昆小蟲,抵蝼。昆者,衆也。”《漢書·成帝紀》:“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顏師古注:“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昆蟲”之“昆”實與“蟲”無關。《玉篇·日部》:“昆,同也,并也,咸也。”《太玄·玄攏》:“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范望注:“昆,同也。”《漢書·揚雄傳上》引《羽獵賦》“嗶嗶昆鳴”,顏師古注:“昆,同也。”“同”、“衆”二義相因,“昆羣”、“昆鳴”之“昆”跟“蟲”更是毫無關係。

“昆”是見母文部字(中古為合口一等平聲),“虺”是曉母微部字(中古為合口三等上聲,但也有合口一等平聲的讀音),二者韻部陰陽對轉,聲母相近(从見母的“軍”得聲的“輝”、“揮”、“暉”、“翬”等就屬曉母)。“虺”應是在其初文“虫”上加注“兀(元)”聲而成的。²⁹跟“虺”同从“兀/元”聲的“髡/髡”,與

25 同上,第5冊,頁257。

26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244。

27 陳劍:《清華簡“戾災臯蟲”與〈詩經〉“烈假”、“罪罟”合證》,載《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第二期(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頁63。

28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674。

29 前面引過的北大本《老子》“蜂蠶(虺)蛇弗赫(螫)”,裘錫圭先生在為帛甲本《老子》所作的注裏,指出此“蠶”非字書“蠶”之異體,“蠶”與“虺”應該是由一字分化(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4冊,頁25)。清華簡《繫年》“元”字皆作“兀”(參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一叁)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1);《清華(陸)》所見三個“忞(愿)”字,《子產》21號簡那一例从“兀”(參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下冊《字形表》,頁202),並可為證。

“昆”都是文部合口一等平聲字，彼此僅聲母有溪母與見母之別。周祖謨先生在早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

甲骨文的“𧈧”字在形體上就是《說文》讀若昆的“𧈧”字，在聲音上應當是讀作仲虺的“虺”字，“虺”古讀如“傀”若“蠅”，“昆”與“虺”為一語之轉。³⁰

把卜辭“𧈧”釋讀為仲虺之“虺”固不可信，但周先生指出“‘昆’與‘虺’為一語之轉”，却很有啓發性。古文字形體往往單複無別，如同“虫”、“𧈧”、“蟲”皆可表“蟲”一樣，“𧈧”的“昆”音很可能就是由“虫(虺)”音演變、分化而來的；“𧈧”讀“昆”跟“虫”讀“虺”其實是一回事。

既然如此，作為“虫”、“𧈧”繁體的“蟲”讀“昆”或“虺”音，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上博(五)·三德》14 號簡“天災繼=”，范常喜先生讀為“天災混混”；³¹《上博(八)·志書乃言》4 號簡“蟲材”，陳劍先生讀為“掄材”，³²都是“蟲”有“昆”或“虺”音的例證。總之，郭簡的這個“蟲”字讀為“融”抑或讀為“混”，在文字學上都有根據；要決定“蟲成”的釋讀，應該充分考慮文義。

主張讀為“融成”的楊澤生先生，承認“古書未見‘融成’的說法”³³；但又認為“簡文‘融’可能指熱氣蒸騰的狀態”，並引《莊子·田子方》仲尼曰“薰然其成形”，前人有“薰然者，如氣之熏蒸而成也”之說，謂此文可與“融成”“相互印證”。³⁴《田子方》的“薰然其成形”，承萬物“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

30 周祖謨：《甲骨卜辭中的“𧈧”字》，《申報》“文史”第 15 期，民國 37 年（1948 年）3 月 20 日。參見蔡哲茂：《釋殷卜辭中的“𧈧”字》，載陳昭容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1 輯（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 年），頁 73—92。

31 范常喜：《〈上博五·三德〉札記三則》，簡帛網，2006 年 2 月 24 日。

32 陳劍：《〈上博(八)·王居〉復原》，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441—442。

33 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頁 65。

34 同上。

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言，下接“丘以是日徂”(郭象注：“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成玄英疏訓“薰然”為“自動之貌”，“無物使之然也”。³⁵ 其說似無不妥。又疑“薰然”也許可以讀為“渾然”或“混然”，³⁶“薰(渾、混)然其成形”即郭簡《老子》之“有狀混成”。退一步說，就算《莊子·田子方》的“薰然”確為“如氣之熏蒸而成”之意，把郭簡的“蟲(融)成”解釋為“如熱氣蒸騰而成”這樣一種動態，用以形容“道”本身的狀貌，似乎也不夠恰切。

“有狀混成”則很好講。馬叙倫認為“混成”之“混”“借為榘”³⁷。按《說文·六上·木部》：“榘，椀木未析也。”(同部：“椀，榘木薪也。”)段注云“凡全物渾大皆曰榘”³⁸，王筠、朱駿聲等人指出“榘”與“混沌”、“囫圇”語近。³⁹“混沌”指元氣未分、渾然一體不可分割之貌。“榘”也就是後來中古漢語中當“整個兒”講的“渾”。⁴⁰《淮南子·精神》：“古未有天地之時……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混生”即“同生”、“俱生”，不分彼此、整個兒地生出來(前人以為“二神”就是《原道》“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的“二皇”。“二皇”、“二神”，高誘注(或為許慎注)謂指陰陽，或“陰陽之神”。《精神》下文說：“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可知“二神”在“別為陰陽”之前確是不加分別地“混生”的)。“混生”與“混成”，造語相類。《莊子·應帝王》裏有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

35 參見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中冊，頁777。

36 “熏”、“軍”二聲字相通，參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114【葷與薰】、【葷與獮】，頁115【輝與燠】、【輝與熏】。“渾”、“混”古通，不煩舉例。“動”有通“淪”之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頁116)，此猶《老子》“混成”之“混”北大本作“綸”、陳劍先生讀《志書乃言》之“蟲”為“掄”。

37 馬叙倫：《老子校詁》(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70。

38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269。

39 王筠：《說文句讀》(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頁780。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頁804。按：朱德熙先生指出，古漢語中“屯、純”有類似於“全”的意思(朱德熙：《說“屯(純)、鎮、衡”》，《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73—184)。“混沌”之“沌”不知有沒有可能得義於此種“屯、純”。

40 參見張永言：《語源探索三例·一“渾脫”考》，張永言：《語文學論集(增補本)》(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年)，頁266—268。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是言“道”之爲混沌、渾然未分狀貌（無七竅，實即無狀貌）的最生動的例子。由此可見，“道”之“混成”本指其狀貌而言，郭簡的“有狀混成”從文義上說無疑比各本的“有物混成”要好。

二

郭簡本的“斂繆”（“繆”从“穆”聲，以下爲書寫方便，逕以“穆”代之），帛甲本作“繡何繆何”，帛乙本作“蕭呵繆呵”，傳世各本多作“寂兮寥兮”，傅奕本作“寂兮寞兮”，想爾本、景龍碑本等作“寂漠”。學者們已指出，“繡”“蕭”與“寂”、“繆”“繆”與“寥”音近可通，“寂漠（寞）”蓋由“寂寥”變來。北大本作“肅覺”，整理者亦讀爲“寂寥”（按从“寥”聲的“膠”、“嘍”、“鞣”等字，都屬見母，與“覺”字同）。⁴¹ 郭簡的“斂穆”，有些學者企圖讀爲“寂寥”，或視“斂”爲誤字而讀爲“寂”，⁴²皆嫌迂曲。

魏啓鵬、白於藍、黎廣基等先生讀“斂穆”爲“悅穆”，引《文子·精誠》：“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⁴³“悅穆”之義，黎廣基先生釋作“幽微無形”，⁴⁴較爲可取。河上公注《老子》的“寂寥”云：“寂者，無聲音；寥者，空無形。”此即《文子》所謂的“廓然無形，寂然無

41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頁 156。

42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 214 引丁原植、頁 215 引李零、頁 217“今案”。史傑鵬：《由郭店〈老子〉的幾條簡文談幽、物相通現象及相關問題》，頁 123—139。

43 魏啓鵬：《楚簡〈老子〉東釋》，載《道家文化研究》第 17 輯“郭店楚簡專號”（北京：三聯書店，1999 年），頁 222。白於藍：《郭店楚簡補釋》，《江漢考古》，2001 年第 2 期，頁 56。黎廣基：《郭店楚簡〈老子〉“斂繆”考》，載《中國文字研究》第三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207—213。

44 黎廣基：《郭店楚簡〈老子〉“斂繆”考》，頁 212—213。

聲”。其前的“悅穆”，顯然不能以“愉悅和樂”一類字面意思為訓（“愉悅和樂”之義與上一句“靜漠恬淡”亦不相配）。《淮南子·泰族》“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許慎注訓“訟”為“容”。王引之已謂“訟”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⁴⁵。我懷疑“訟”也可能是“詒”之形訛（《玉篇·言部》：“詒，笑兒。”“詒，善言。”），猶“船”又作“舩”、“袞”又作“袞”之比。“詒”讀為“悅”也是沒有問題的（《說文》云“兌”从“台”聲）。王引之認為“說穆”是“和悅”的意思，當然也不可從。

黎氏爲了說明“悅穆”何以有“幽微無形”義，提出“悅/斂”讀為“莩”，“本義爲芒”，“寓小義”；“穆”與“秒”義近，因而有微妙、幽微義。⁴⁶此則爲“蛇足”。黎氏認為“悅穆”又作“沆寥（漻）”、“沕（物、忽）穆”。⁴⁷按“沕（物、忽）穆”與“悅穆”的音、義都稍有距離，它們大概只屬於同一詞族，可不必論；“沆寥”一詞却很值得重視。“寂寥”與“蕭條”音義皆近，這是大家都同意的。《楚辭·九辯》：“沆寥兮天高而氣清。”王逸注：“沆寥，曠蕩空虛也。或曰：沆寥猶蕭條。蕭條，無雲貌。”可知“沆寥”、“寂寥”義亦相近。黎廣基先生已指出，“悅穆”之“悅”與“沆寥”之“沆”、“悅穆”之“穆”與“沆寥”之“寥”，均音近可通（按：郭簡的“繆”字，似有可能即“繆”之異體）。⁴⁸我認爲，在這兩種寫法中，“沆寥”當是本字。

“寥”有寥廓空曠義，自不待言。《說文·十一上·水部》：“沆，水從孔穴疾出也。从水、从穴，穴亦聲。”但“沆寥”之“沆”字可能本指“可疾出水之孔穴”，是由孔穴之“穴”引申分化的，所以也有“空虛”之意（可以奔流出水的孔穴自然更具“空”、“通”的特點。《玉篇·水部》：“沆，沆寥，空兒。”）。在“孔穴”這個意義上，“穴”與“閱”也有極爲密切的關係。“穴”、“閱”在古書中有通用之例，⁴⁹如《詩·曹風·蜉蝣》：“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前人多讀“閱”爲“穴”。

45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下冊，頁2090。

46 黎廣基：《郭店楚簡〈老子〉“斂繆”考》，頁209—212。

47 同上，頁212—213。

48 同上。

49 同上。

“閱”可訓“容”(《詩·邶風·谷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毛傳:“閱,容也。”)、訓“出”或“經由”(《淮南子·原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文又見於《文子·道原》。“閱”一般訓“出”。⁵⁰馬王堆帛書《十六經·成法》也有相類之語:“萬物之多,皆閱一空(孔)。”[46 下/123 下]),當這些意思講的“閱”也許就是從“穴”派生出來的一個詞,情況跟由“穴”派生“汙”類似。

《九辯》“沆寥兮天高而氣清”的下一句為“宗廖兮收潦而水清”。此文既以“沆寥”、“宗(寂)廖(寥)”對舉,“沆寥”即“悅穆”,郭簡《老子》的“斂穆”與“寂寥”也應該是音近義通之詞,而不宜像有些學者那樣把“斂穆”直接讀為“寂寥”。

上引河上公注以“無聲音”與“空無形”分釋“寂”與“寥”。但是王弼注僅云“寂寥,無形體也”,並不涉及“無聲音”。二說向來各為人所信。前面提過《老子》“寂寥”有作“寂漠(寞)”之本。古書裏的“寂漠”、“寂寞”,如《淮南子·俶真訓》“寂漠以虛無”,《呂氏春秋·審分》“意氣得遊乎寂寞之宇矣”,正多指形域之虛無。為“斂/悅穆”所通的“沆寥”,也只指空虛曠蕩(《文子》、《淮南子》以“悅穆”言“胸中”,不可能涉及聲音之有無),與王弼注相合。這樣看來,河上公注對“寂寥”的解釋恐不合《老子》原意。

三

郭簡“獨立不改(帛書本及多數傳本“不改”前多一“而”字)”之下,傳世各本皆有“周行而不殆”句,但不見於帛書本。高明先生據帛書本認為“周行”一句為盛行“駢體偶文”的六朝人所增入。⁵¹郭簡本發表後,高說得到了多數學者的支持(但大家未必都贊同他“六朝人增入”的觀點)。⁵²不過,也有學者對《老子》古本是否有“周行”句的問題持謹慎態度。如鄭良樹先生據《韓非子·解老》“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說:

50 參見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上冊,頁103。

51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頁349。

52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218—220。

本書“周行”只此一見，韓非此文蓋即化用老子本章“周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而來，疑先秦古本自有“周行不殆”一句；降至西漢，一本無此句，蓋即帛書本所自出也。⁵³

鄭氏未及提到的郭簡本也無此句。郭簡大概是戰國中期的抄本(郭店1號楚墓的時代約為戰國中期偏晚，墓中隨葬的古書的抄寫時代要更早些)，所以鄭氏“降至西漢，一本無此句，蓋即帛書本所自出”的推測已不能成立。但《韓非子·解老》所據《老子》顯然有“周行”句，這是不能隨便否定的。

後來公佈的北大本“獨立而不改”後有“偏(遍)行而不殆”(187號簡)，整理者認為“漢簡本證明此句至少在西漢中期已經出現”⁵⁴。李若暉先生據北大本以及《韓非子·解老》，力主“此語的出現當早於漢代，即仍應在戰國”⁵⁵。這是有道理的。

北大本雖抄寫於西漢中期，但從有些異文看，當有戰國古本為其依據。例如：北大本216號簡的“執(設)大象”，與郭簡本合，但帛書本以及傳本“執”皆訛作“執”。⁵⁶北大本220號簡“道恆無為”，與郭簡本作“道恆無為也”合；傳本作“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帛書本作“道恆無名”，皆不如郭簡、北大本近古。⁵⁷又如裘錫圭先生在討論《老子》的“寵辱若驚”為“寵辱若榮”的誤讀時指出：北大本152—153號簡“何謂寵辱？寵為下”後有“是謂寵辱”句；“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後有“是謂寵辱若驚”句。此本的“榮”雖已誤為“驚”，但多出的“是謂寵辱”一句，“對解釋這種本子的文義並無幫助，決不會是在‘榮’已經誤讀為‘驚’之後才出現的。所以，北大本的‘何謂寵辱？寵為下，是謂寵辱’這三句，也應該源自‘榮’尚未被誤讀為‘驚’的古本，很可能是一種與郭店簡所據本屬

53 鄭良樹：《老子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14。

54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頁156。

55 李若暉：《中國哲學之真實建立——以〈老子〉第25章“周行而不殆”為核心論老子之道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頁83。

56 參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頁161。

57 參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4冊，頁55。

於不同系統的戰國古本”⁵⁸。北大本“偏(遍)行而不殆”也源自戰國古本的可能性確實很大。這對前引鄭良樹先生“疑先秦古本自有‘周行不殆’一句”的說法有利。不過鄭說尚需稍加修正。應該說，戰國時代所流傳的《老子》中，有“周(或‘遍’)行而不殆”一句的本子和沒有此句的本子，很可能是並存的。

在郭簡的抄寫時代(戰國中期)已有多種《老子》本子在社會上流傳，這一點從郭簡本身就能得到證明。郭店楚墓所出甲、乙、丙三組《老子》簡，是整理者根據簡的形制和契口位置的不同分出來的。三組《老子》簡的總字數，相當於今本的三分之一左右，三組內容全都見於今本《老子》。對於這種郭簡本的性質，學者間的看法尚存分歧。我們認為，郭簡本是《老子》五千言“摘抄”的看法比郭簡本是《老子》尚未定型的一些原始本子的看法，具有更強的說服力。持“摘抄”說的學者們已經指出，甲、丙二組都抄了今本第六十四章的後半段，但彼此的文字頗有出入，“這說明當時流傳的《老子》已有不少異文，不同的本子大概不會少，甲、乙、丙三組所根據的本子至少有兩種”⁵⁹。此外，王博、金白鉉等先生還注意到了甲、乙、丙三組中否定詞“無”用字的差別。⁶⁰甲組、乙組基本上都以“亡”為“無”，只有甲組 31 號簡“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用了一個“無”字，但下一句“我亡為而民自化”，馬上又用回“亡”字；丙組全部用“無”字。有的學者認為以“亡”為“無”是較古的用字習慣，甲、乙組用“亡”而丙組用“無”，表明甲、乙組所據的簡本時代較早。這未必正確，因為戰國楚竹書中否定詞“無”寫作“亡”之例極為多見，⁶¹較晚時代的人也可以繼承較古的用字習慣(直到《漢書》裏還有把否定詞“無”寫作“亡”的現象)。可能甲組所從出的底本原來都是用“亡”的，摘錄者或抄手偶爾按照較晚的本子或他本

58 裘錫圭：《“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中華文史論叢》，2013 年第 3 期，頁 10。

59 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頁 286。又參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4 冊，頁 16 注[五〇]。其他學者也有相似的論述，參見王博：《關於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的結構與性質——兼論其與通行本〈老子〉的關係》，王博：《簡帛思想文獻論集》(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頁 235。

60 王博：《關於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的結構與性質——兼論其與通行本〈老子〉的關係》，王博：《簡帛思想文獻論集》，頁 236。

61 參見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662—664。

人的書寫習慣,把一處“亡”改成了“無”,其餘則照錄未改。我們還可以看一下句末語氣詞“矣”的情況。甲組只用了一個“矣”(11號簡),乙組用了三個“矣”(8號簡二見,10號簡一見),丙組也只用了一個“矣”(12號簡)。甲組、乙組“矣”就寫作“矣”,丙組寫作“亼”,也是甲組、乙組用字一致,丙組跟它們有別。這些都是三組《老子》簡不出於一本的證據,並且看起來甲、乙組所據之本的關係較丙組所據之本密切。

我們知道,時代相近的《老子》諸本往往有不少異文,如同出一源的帛甲本與帛乙本,即為顯例。⁶² 郭簡甲、丙二組重見的相當於今本第六十四章後半段的内容中的異文,反映的也應是它們所從摘抄的《老子》“五千言”的不同傳本之間的差異。可以注意的是,甲組所抄此章,在“慎終如始”前有“臨事之紀”一句(11號簡),為丙組及其他各本所無;丙組“則無敗事亼(矣)”之後,有“人之敗也,恆於其且成也敗之”(12號簡),帛書本、北大本和傳本都有類似的話,却為甲組所無。所以,雖然今天偶然看到的郭簡甲組所摘抄的《老子》中不見“周(或‘遍’)行而不殆”一句,但跟郭簡同時代的有些《老子》傳本中已有此語,是完全可能的。

與郭簡《老子》丙組形制、字體相同的《太一生水》(整理者推測它們可能原來合編為一冊),6—7號簡說:

是古(故)大(太)一贊(藏)於水,行於時,遶(周)而或[始,以己為]萬勿(物)母。⁶³

《老子》“周行而不殆”的“殆”,馬叙倫謂“或借為己”⁶⁴，“己”即“終止”⁶⁵。裘

62 從種種迹象觀察,帛甲本與帛乙本的底本應是同源的本子。參見劉殿爵:《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初探(上)》,《明報月刊》,1982年8月號,頁11—12。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4冊,頁2。

63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13、125—126。

64 馬叙倫:《老子校詁》,頁274。按:《孫子·地形篇》:“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或作‘不窮’)。”“勝乃不殆”的“不殆”疑亦當讀為“不已”。

65 羅運賢《老子詮誼》讀“殆”為“佶儷”之“佶”,這是錯誤的,但他說“‘不殆’猶不止,與周行義相成”,對文義的理解近是。參見李若暉:《中國哲學之真實建立——以〈老子〉第25章“周行而不殆”為核心論老子之道物》,頁87。

錫圭先生指出《老子》此語與上引《太一生水》簡文的意思“幾乎完全相同”：

《太一生水》的寫作時代不會晚於戰國中期。可見雖然今本《老子》的“周行而不殆”很可能為後來所加，道的運行循環不止的思想則確實出現得相當早，從後面要講到的老子所說的“反(返)者道之動”的話來看，他應該已經有這種思想了。⁶⁶

陳偉先生也早已指明《太一生水》此文與《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說“道”的特徵的聯繫。⁶⁷我們雖不敢斷言“周行而不殆”必為《老子》原文所有，但至少可以認為，《太一生水》的作者所根據的《老子》，很可能是有“周行而不殆”一句的本子(形容“太一”的“周而或始，以己為萬物母”，顯然是從《老子》形容“道”的“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化出的)；現與《太一生水》同墓出土的《老子》甲組所摘抄的，則是沒有這句話的本子。古書流傳的複雜情況，於此可見一斑。“獨立而不改”的“改”、“周行而不殆”的“殆(已)”、“可以為天地母”的“母”皆之部上聲字，符合《老子》一書押韻“四聲分用”的慣例，⁶⁸似也可說明“周(或‘遍’)行而不殆”一句即使是後學根據老子已有的思想所增入的，其出現時代也不會晚。⁶⁹

關於“周行而不殆”的解釋，李若暉先生已作了相當全面的搜集。從他提供的資料看，歷來主要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周”當“周遍”講，如河上公注：“道通行天地(舊題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引作‘道遍行天地’，疑是)，無所不

66 裘錫圭：《老子與尼采》，《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頁 347。

67 陳偉：《〈太一生水〉校讀並論與〈老子〉的關係》，陳偉：《燕說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264—265。

68 關於《老子》押韻“四聲分用”的問題，參見裘錫圭：《關於〈老子〉的“絕仁棄義”和“絕聖”》，《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頁 519—520；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4 冊，頁 51 注[八二]。

69 類似的可以參考的例子如：在《老子》的絕大多數傳本中，《道經》第二章“為而不恃”之上有“生而不有”句，但不見於出土簡帛各本。《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的注釋認為此句“恐為後人增入，但其增入時間大概也不會晚於漢代”，因為增入的“有”字與其他韻腳“恃”、“始”皆之部上聲字，合乎《老子》押韻之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4 冊，頁 45)。

入,在陽不焦,托陰不腐,無不貫穿,而不危殆也。”王弼注:“周行無所不至而不危殆。”古人從之者甚衆。訓“周”爲“周遍”者,多訓“殆”爲“危殆”。另一派認爲“周”當“循環”講,此說大概由元代全真教道士玉賓子鄧錡《道德真經三解》“雖周圓啓行而不危其化”發其端,在當代幾成定論。後來的訓“周”爲“循環”者,於“殆”多取終止、停止義。⁷⁰北大本作“偏(遍)行而不殆”,似爲前一派意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李若暉先生就認爲“周行而不殆”指“道”“無所不至,却没有危險”⁷¹。

從《太一生水》說“太一藏於水,行於時”來看,老子當然很可能已有“道遍行天地,無所不入”的思想了。但是,說“道”“無所不至”、“遍行天地”,那是要到“道”生天地萬物之後才有的事。這裏所描述的“有狀混成”的“道”,強調其“先天地生”、“可以爲天地母”,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當側重於指天地生成之前的“道”本身固有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下,說“道”遍行於天地之間,迹近無的放矢。而且,結合《太一生水》的“周而或始”考慮,如果把“周行”解作天地間“無所不至”,“或(訓‘又’)始”的“始”根本講不通。

我認爲“周行”、“遍行”之“行”,不是指“道”在宇宙間的行歷,恐怕仍應如近代以來許多學者所說,理解爲“道”自身的運動、運行。⁷²但“周行”之“周”只能從前一派的意見訓爲“周遍”而不能訓爲“循環”,這有北大本的“遍行”爲證(“遍”無“循環”義,只有“周遍”義)。所謂“周行”或“遍行”,是說“道”循其周期自始至終運行一周遍;所以古人又稱巡回一遍爲“一周”(《管子·弟子職》:“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從頭到尾經歷一次爲“一遍”。《太一生水》“逝(周)而或始”之“周”即“周行”或“遍行一周”之意。“逝”字从“辵”,大概就是“周行”的專字。《漢書·食貨志上》“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顏師古注:“周,謂周徧而游行。”可證“周”確有動詞用法。“道”的“周行”

70 李若暉:《中國哲學之真實建立——以〈老子〉第25章“周行而不殆”爲核心論老子之道物》,頁85—88。

71 同上,頁88。

72 參見李若暉:《中國哲學之真實建立——以〈老子〉第25章“周行而不殆”爲核心論老子之道物》,頁85引王光前、馮友蘭、劉笑敢、任繼愈、嚴靈峰等說。

或“遍行”，跟古書中“周行天下”（或“周海內”）、“遍行天下”的“周行”、“遍行”的字義，可以說沒有本質的不同；只不過後者指把天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行一回，前者指“道”把自身的運動軌迹（即“一周”或“一遍”）自始至終遍行一回，彼此所“行”對象有異罷了。

按照我們的解釋，“周行”或“遍行”並無“循環運行”之意，“周/遍行而不殆（已）”、“周而或始”才是說“道”循環往復、運行不止。好多學者指出，《德經》第四十一章的“反（返）者，道之動”，與“道”“周行而不殆”同意。“返”也就是“周而或始”。老子認為，“道”所化生的天地萬物，最終要毀滅，復歸於“道”，“而道化生萬物的功能是不會止息的，舊的天地毀滅後，又會產生新的天地”⁷³。萬物所以能不斷生出，乃是由於化生它們的“道”自始至終完成其自身運行的一個周期（即“周行”、“遍行”）之後，又由終返始，反復“周行”，循環不已。從某種角度說，“道”的“周行而不已”，是通過萬物不斷地由生到死、再由死復生的過程表現出來的。就“道”的存在而言，它是“獨立而不改”的，即永恆不滅；“周行而不殆（已）”正是“道”“不改”、不滅的原因。

我們還可以從其他章裏找到旁證。郭簡甲組 24 號簡抄有相當於今本《道經》第十六章的如下一章：

至虛互（亟一極）也，獸（守）中箐（篤）也。萬勿（物）方（並）乍（作），居以寡（顧）復（復）也（傳本多作“吾以觀其復”）：天道員＝（員員），各復（復）元（其）董（根）。⁷⁴

出土與傳世各本異文頗多，此不詳列。

“天道員員”一句，帛甲本作“天物雲雲”，帛乙本作“天物衎衎（整理者疑即‘魂’之異體）”，北大本作“天物云云”。傳世本中，首二字多作“夫物”（也有

73 裘錫圭：《老子與尼采》，《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頁 348。

74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 5、112。釋文吸收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而有所改動，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荆門市博物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頁 3、10。

改爲“凡物”的),多數學者認爲乃“天物”之訛;後二字,王弼本作“芸芸”,傅奕本作“𦵏𦵏”,音近可通。“員員”、“芸芸”、“魂魂”等皆“運動之貌”。⁷⁵ 研究郭簡的學者一般認爲《老子》原作“天道”,後被改爲“天物”,“天道員員”即天道不斷運轉之意。⁷⁶ 北大本整理者則認爲“天物”、“天道”分屬不同系統的本子,義各有當。⁷⁷ 其實,上句既言“萬物並作,居以顧復也”,這裏無論是說“夫/凡物”還是“天物”,行文都嫌重複(“萬物”顯然可以包括“天物”⁷⁸)。主“天道”爲是的各家多已指出,“各復其根”當指“並作”之萬物而言,意思是說天道循環運動不已,使得萬物各自不斷地回歸其本始。⁷⁹ 可能道家後學誤解“各復(他本下有‘歸’字或‘歸於’二字)其根”的主語爲上一句的“天道”,但以“各”說“天道”顯不可通,故改“天道”爲“天物”的。

道家所說的“天道”,有時差不多就是“道”的同義語,如《老子·德經》第七十九章“天道無親,常(當據簡帛本作‘恆’)與善人”,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帛書本作‘益’)不足”等。“天道員員,各復其根”與“道”通過萬物不斷生生死死而展現其“周行而不殆(已)”,亦可相互印證。

四

“可以爲天下母”,郭簡與王弼本等多數傳本相同。“天下”,帛書本、北大本以及傳世范應元、司馬光本却作“天地”。而且今傳王弼本雖作“天下”,但《道藏》所收《道德真經集注》本引王注云“故可以爲天地母也”,⁸⁰ 蔣錫昌甚至認爲王弼本經、注本來就作“天地”,“天下”“蓋經後人所改也”⁸¹。

75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4冊,頁49注[六六]。

76 彭裕喬、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257—260、263。同上。

77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頁151。

78 參見彭裕喬、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263“今案”。

79 同上,頁260—261。

80 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65。

81 蔣錫昌:《老子校詁》,《民國叢書》第5編(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1996年),第5005冊,頁168。

“天下”與“天地”兩種異文各有不少採信者。⁸² 在主張“天地”爲是的諸說中，我認爲有兩個理由很有力量：

一、聶中慶《郭店楚簡〈老子〉研究》說：

“天下”在今本《老子》中共出現 61 次，泛指國家，也指國家政權。“天地”在今本《老子》中共出現 9 次，指天空和大地，統指自然與社會，其含義有別。此文是對道的闡釋和描寫。道生天生地，故當爲天地母。“天地”，這裏指的是自然界，而“天地（引者按：當爲‘天下’的筆誤）”一般指人類社會。此句當作“可以爲天地母”，簡本“下”當爲“地”之誤。⁸³

聶氏對“天地”、“天下”的解釋雖不甚精確，但他指出“天地”與“天下”在《老子》一書中含義、用法有別，確是事實。如果像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要表達“道”“可以作爲天下萬物的根源”的意思，原文就應該作“可以爲萬物母”（《道經》第一章就有“有名，萬物之母”的話，上引郭簡《太一生水》也說“太一”“以己爲萬物母”），而不當說“可以爲天下母”。因爲在《老子》書裏，單獨的“天下”並不表示“天下萬物”之義（如郭簡甲組 37 號簡的“天下之勿（物）生於又（有）”，“天下之物”決不能省成“天下”）。

二、馬叙倫《老子校詁》同意范應元此句原作“天地”的意見，並說：

上謂“先天地生”，則此自當作“爲天地母”。成疏（引者按：即成玄英《道德經義疏》，已佚，見於《道藏》所收《道德真經玄經纂疏》，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有輯錄）曰“間化陰陽，安立天地”，則成亦作“天地”。⁸⁴

馬氏指出作“爲天地母”，正與上文“先天地生”相應。可以補充的是，此章在論

⁸² 參見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 220—222。

⁸³ 同上，頁 222 引。

⁸⁴ 馬叙倫：《老子校詁》，頁 274。

述“道”時，屢次提到“天”、“地”與“道”的關係，如“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這裏講“道”“可以為天地母”，也比講“可以為天下母”合適。

不過，廖名春先生認為：

從義理上看，上文既說“先天地生”，這裏就不存在可不可以“為天地母”的問題。既然說“可以”，就是將問題推進了一層。就是說“道”，不但“為天地母”，還“可以”為“天地”之外、天下所有一切之母。正因為是從“天地”擴展到“天下”，所以才說“可以”。⁸⁵

廖氏揭出“可以”為此句的關鍵，這是很敏銳的；但他似乎沒有弄清“道”“可以為天地母”的真意所在。

《老子·道經》第一章說：“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顯然指“道”。作為“萬物之母”的“有名”，根據嚴遵《老子指歸》以及徐復觀⁸⁶、陳鼓應⁸⁷等先生的講法，當指“道”所生的“一”。“道”是“無”，先生出來的“一”就是“有”。裘錫圭先生認為作為“萬物之母”的“一”是跟“萬物”相對的；“道”在未生“一”之前，沒有對立的東西，所以是“無”，是“無名”。⁸⁸大體而言，萬物是“道”所生的；但細究起來，生萬物的是“道”最先生出來的那個“一”，即“有”，這就是第四十二章所謂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生二”的“二”，有人認為指“天地”，有人認為指“陰陽”。郭簡《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模式當本於《老子》，簡文開頭說：“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

85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頁214。

86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02—203。

87 陳鼓應：《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陳鼓應：《老莊新論（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142—143；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75。

88 裘錫圭：《〈老子〉第一章解釋》，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章培恆先生學術基金編：《中國經典新詮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頁33—36。本段對“有名”、“無名”二句的解說，多參考裘先生此文。

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1—2 號簡)⁸⁹正以“天地”為“太一”所生(“太一”和“水”是二位一體的)，不少學者認為此即《老子》“道生一，一生二”的具體化。可從。即使認為“二”指“陰陽”，按照古人的陰陽觀，“陰”、“陽”跟“天”、“地”也是相配的。

既然“道”所生的“一”，是“萬物之母”，是“二(天地或陰陽)”之母；那麼說“道”“可以為天地母”，意即“道”是可以通過生“一”進而生出“天地”的。嚴格地講，“道”不是直接生出“天地”，是通過“一”來生的，所以《老子》說“可以為天地母”而不是簡單說“道”“為天地母”。此章先說“道”“先天地生”，⁹⁰再說“可以為天地母”(“道”不但先於“天地”存在，而且可以認為“天地”就是由“道”所生的)，分兩個層次把“道”作為宇宙本原化生天地萬物的觀點簡明地闡述了出來。

廖名春先生論證此句當作“可以為天下母”，曾引《德經》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北大本及少數傳本‘以為’前有‘可’)。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為其比。⁹¹朱謙之《老子校釋》早已以此章與“可以為天下母”作過對照(朱氏謂“子母相承不絕，即不殆之義。不殆猶不止”)。⁹²王弼注：“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為天下母矣。”⁹³據此注並參考上舉“無名，萬物之始”，可知“天下有始”、“天下之母”當指“天下”之“道”。這裏所以講“天下”而不講“萬物”或“天地”，當就把握天下

89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 13、125。

90 《老子》“道”“先天地生”的思想史意義，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已有較好說明：“老子的最大的發明便是取消了殷周以來的人格神的天之至上權威，而建立了一個超絕時空的形而上學的本體。”“‘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是為感官所不能接觸的實在，一切由人的感官所生出的範疇不僅不能範圍它，且都是由它所引伸而出；一切物質的與觀念的存在，連人所有的至高的觀念‘上帝’都是由它所幻演出來的。……連‘上帝’都是由‘道’所生出來的，老子對於殷周的傳統思想的確是起了一個天大的革命。”《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青銅時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 351、352。在老子看來，“天地”仍屬於“物”的範疇，並非宇宙的本原，“道”才是生“物”之“母”。他提出“道”“先天地生”，似有超越當時流行的“天地化生萬物”的宇宙生成模式的意味。

91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頁 214。

92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 206。

93 此注原佚，參見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 139、140。

大事的“道”(規律)而言,不是從宇宙生成的角度來說的。下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也可看出說的是立身處世之道。這跟第二十五章從宇宙本原角度論“道”“可以為天地母”大異其趣。我們不能僅據二章字面上有相似之處,就隨意加以比附。

當時一般人認為萬物由天地所生,老子在這裏提出“道”“可以為天地母”,那麼天下萬物不消說更是“道”的產物了。所以,從宇宙生成論的發展看,說“可以為天下母”,也不如說“可以為天地母”有意義。

古書“天下”、“天地”二詞多有互訛之例。如:《文子·道德》第七章:“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語本《老子》第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八角廊漢簡《文子》0870 號簡作“[天]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為”,“天地”顯係“天下”的誤抄。⁹⁴又如:王弼本《老子·道經》第三十七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天下將自定”,帛甲、帛乙本、北大本皆作“天地將自正”(郭簡本作“萬物將自定”)。⁹⁵“天下”、“天地”必有一誤。彭浩先生也主張郭簡“可以為天下母”的“天下”為“天地”之誤寫,並舉出郭簡本甲組 18 號簡“天地弗敢臣”的“天地”,帛乙本和傳世王弼本、河上公本均誤作“天下”(引者按:北大本亦作“天下”,見 209 號簡)。⁹⁶其說甚確。總之,我們認為《老子》原文很可能是作“天地”而不是作“天下”的。郭簡本的時代雖早,但不能保證一定無誤。⁹⁷

附識:

蒙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寶貴修改意見,使拙文避免了一些失誤,本人十分感謝。

一位審稿先生還提示我,“道”“可以為天地母”的“天地”變為“天下”,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

94 參見李學勤:《〈老子〉與八角廊簡〈文子〉》,同作者《古文獻叢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158。

95 參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頁162。

96 彭浩:《郭店楚簡〈老子〉校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4。此蒙審稿人賜示。

97 時代最早的郭簡本有脫誤的例子,可參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4冊,頁44注[一〇]。

影響,似可考慮;並告知孫以楷《老子通論》對此已有討論(孫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143頁已謂“儒家學者不能同意道為天地之母說,只能說道是天下萬物之母”)。今按,郭簡本的“天下”,究竟是不是出自儒家學者的有意改動,尚難推斷,也許只是“天地”的傳抄之誤;至少不會如孫以楷先生所說,乃“崇信儒學”的“東宮之師”所改(所謂“東宮之師”實是“東宮之不(杯)”的誤釋)。但是,後來的多數《老子》傳本所以採用“天下”這一誤文(包括“天地弗敢臣”的“天地”,帛甲以下各本多變為“天下”),則確有可能跟“不能同意道為天地之母說”的儒家學者或受此種思想影響的人有關。這一問題值得繼續研究。

(作者: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丁四新：《郭店楚竹書〈老子〉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
-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
- 王博：《簡帛思想文獻論集》。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 王筠：《說文句讀》。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
- 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一叁)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荆門市博物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 馬叙倫：《老子校詁》。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郭沫若：《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 陳偉：《燕說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陳鼓應：《老莊新論(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張永言：《語文學論集(增補本)》。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年。
-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彭浩：《郭店楚簡〈老子〉校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成都：巴蜀書社，2011 年。
- 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 年。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蔣錫昌：《老子校詁》，《民國叢書》第 5 編，第 5005 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 1937 年版，1996 年。
-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
- 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 鄭良樹：《老子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二、論文

- 史傑鵬：《由郭店〈老子〉的幾條簡文談幽、物相通現象及相關問題》，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23—139。
- 白於藍：《郭店楚簡補釋》，《江漢考古》，2001 年第 2 期，頁 55—58。
- 李若暉：《中國哲學之真實建立——以〈老子〉第 25 章“周行而不殆”為核心論老子之道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頁 81—100。
- 范常喜：《〈上博五·三德〉札記三則》，簡帛網，2006 年 2 月 24 日。
- 周祖謨：《甲骨卜辭中的“𧈧”字》，《申報》“文史”第 15 期，民國 37 年(1948 年)3 月 20 日。
- 陳劍：《嶽麓簡〈占夢書〉校讀札記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 年 10 月 5 日。
- 陳劍：《〈清華簡(伍)〉與舊說互證兩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5 年 4 月 14 日。
- 陳劍：《清華簡“戾災臯蟲”與〈詩經〉“烈假”、“罪罟”合證》，《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第二期(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年)，頁 55—77。
- 裘錫圭：《“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中華文史論叢》，2013 年第 3 期，頁 1—12。

裘錫圭：《〈老子〉第一章解釋》，載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章培恒先生學術基金編：《中國經典新詮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

蔡哲茂：《釋殷卜辭中的“𧈧”字》，載陳昭容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頁73—92。

黎廣基：《郭店楚簡〈老子〉“攸繆”考》，《中國文字研究》第三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07—213。

劉殿爵：《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初探（上）》，《明報月刊》，1982年8月號，頁11—15。

魏啓鵬：《楚簡〈老子〉束釋》，《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郭店楚簡專號”（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208—259。

Glosses on the Textual Variants in Slip Number 21, Group A of the Guodian Laozi Manuscript

WU Keji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A sentence in slip number 21, group A of the Guodian *Laozi* manuscript is found not only in chapter 25 of the received editions of the *Daojing* but also in two manuscripts: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s dated from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bamboo slips dated from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Han preserved at Peking University. However, in these editio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textual variants, 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by scholars on numerous occasions.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original intended meaning of this chapter in the *Laozi*, it is necessary to revisit the issue based on existing scholarship and provide new explanations.

Keywords: Guodian bamboo slips; *Laozi*; “Dao”; textual variants